

東州集
八

卷十二

~ 16
2427
8



和
2427
12-8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一

癸亥反正教八道軍民書

三若曰嗟我黔黎子民悉聽予言予言多感洪惟我
國家 聖創神繼垂裕我後人罔不嚴恭祗恤顧畏
于民若若保赤子肆用下懷上安達極皇天式至于
今運靡常參天不降吊肆我邦違茲大艱十有六年
事罔或濟潰潰回通滅裂我 先王先聖大謨洪典
常倫彞叙不恤不圖腥聞起穢斷命于上皇天不殄
我祀明動予衷誕膺眷顧弘濟斯亂實賴天地百靈
廟社明神有赫有臨革舊鼎新曾不淹晷區宇清夷



氣霧載論時惟我 祖考之烈亦惟爾萬民攸慶昆
虫庶類動植幽隱咸與斯休更新萬化不自今日爾
萬民洗濯薰核借之大道亦自今日予未念爾萬民
掀茲塗炭始莫杜席匹夫匹婦未究予至誠惻意四
民竄寡時阻予澤或陷于危亡肆予命左右通僚分
行八路詆用敷顯提爾耳介爾懷罔不有心拭目以
承茲德予惟勤哉徂茲大憝擅政殄資贖亂國經蔑
絕人紀是用奉天行討事宣王法大宮之役廣擬銅
鞮剥浚我民膚民血是毒是痛是用散徒弛工以興
爾息肩黜僧白徒尸厥利孔憑仗幹公群煽虐威是

用咸加按殛輕重惟罪諸官妾戚畹官寺亦厥要路
達官不盈饕餮競富私家內以崇其宅室侈其輿服
拾利錐刀攘竊邦貨外奪爾祖考田廬蠲私稅征厚
用自封是用釐其汚制散其凋數畫壤正界悉歸之
其人其所儲胥以調守邊將士上自宮掖貴近掠爾
私人僕奴抑爲紀綱係累無辜陵暴世族叩心茹痛
以死無告是用誅其桀黠以正原籍爲爾困於墨吏
則嚴奸贓之律以峻其防爲爾病於誅求則捐不急
之貢以恒其產賄賂通神予創若是文謁于澤予創
若是宮方莫紊於今日予思量材而宅俊選舉莫殺

於今日予思率公而登彥爾有病弊餘瘵一足抗爾
生毋謂予不克圖以匿厥指或爾民播逃離越不常
厥集人惟土思樂郊何所俾爾反爾邑輯寧爾居可
畏惟民可愛惟辟惟辟若天則惟民有定極群黎百
姓有感有疵時在予棄德不迪無以爾萬民嗚呼九
人致十金罔不思保其生產以無墜緒爾不失十金
之資國未享千齡之運臻茲壽域克綏天祿豈不羨
哉

進諫言龜鑑劄丙子

伏以人君之務莫切於受諫孰不欲求忠自助以享
奕邦之休而聽納者恒少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孰
不欲補闕弼違以成玉明之福而弭輭者常多此其
故可知也夫人君處崇高之勢操生殺之柄一言觸
忤身無所處臣主同患古今所悲孰肯以至卑而抗
至尊捨所利而取所害以一身嘗試於雷霆之下哉
其或有發憤感厲明言主失批逆鱗嬰已心諱獲戾而
不悔者必其內懷至忠迫於懇誠目見過舉不忍於
宗國之顛覆有此惓惓也人主降志開導知其言之

愛我也褒嘉顯庸彰受責如流之義賸薄辭訥之人
猶不敢自盡况乎嚴顏盛氣視若讐怨適其熾微以
哂之肆其威怒以震之則阿諛容悅之徒日進而飾
其偽守道正直之士望風而斂其跡政亂而主不悟
邦危而主不知以至於亡國敗家相隨續也可勝歎
哉惟我 主上殿下以至誠裁物以至明燭理群臣
駑下誠不敢望其萬一筭而事務至廣義理無窮一
事之失人得以窺之一言之非人得以問之前後獻
替之臣何嘗不出於愛 君憂國之誠而少有失實
或過於切迫則 殿下每示以聲色特加輕重之罰

直氣摧沮士論掄阿夫以言獲罪非盛世事也匹士
蒙譴舉朝消藏輕積小過剔之階亂歷觀往古同條
共貫臣爲是懼不揆謗陋謹哀虞夏以來迄于趙宋
下及東國時君世主之納諫拒諫由是而興由是而
亂由是而存由是而亡明證顯效焯然較者者分爲
上下二卷名曰諫言龜鑑經歲編摩今始繕完適當
殿下奮發淬磨之呂敢冒萬死隨劄以進如蒙 殿
下赦其愚僭清讜之暇時 賜澄覽遠睹近察以成
敗爲龜鑑深惟得失之林循省隆衰之蹟早夜以思
求合乎古昔興君詛辭拜昌旌直之道而闡主僻王

之棄忠厥直自底喪亂者必以為戒惕然警動一心
不渝終始反覆於斯以為吾東方億萬世無疆之基
實 宗社幸甚

答曰覽卿劄辭其愛君憂國之誠令人感歎向者予
樂於親昵忽於氣候今觀此書益知予過矣感卿
忠懇茲賜皮物以表予意卿其領受勿以為謝

翌日大臣入對
上曰見都承旨所進諫言非但心懇可嘉其意在於
寬優獲罪之人予亦欲疏釋即
下教前後議禮疏原以下諸臣悉令後叙前承旨李
德洙由罪籍還授承旨

與吳判書求華箋書 箋○已○見

所索別語勤矣所遺生紙好矣僕詩函無不腆筆亦
拙甚然固要奩中華箋紙寫者雖不得澄心堂蠅紙
玉色大抵紙須細膩柔方妍潔不悍為佳我國之產
累數十種非不足色淨滑自政和以來見里中國為
裝璜上品至王元美所稱蠲紙其說亦然蓋以性質
生硬只能耐久宜於夾護書畫而不宜於翰墨清玩
故耳昔須賈以諸侯客聘咸陽楚辭於相府門下意
欲得高車駟馬不得則不出也僕之求華箋寫拙詩
無亦類是也耶

與李秦之書

秦之足下前者就訪陋止幸甚與秦之別十有五年
齒髮衰颯行步艱危秦之加我四年以長安得不如
是又過四年我當如秦之矣深嗟重戚久不能已不
唯秦之之爲悲實自悲也其後有來言秦之爲赴舉
入城僕責言者以虛妄旣又有自場屋來者見秦之
扶丹坐廣庭最先納卷以出衆目咸屬余始聞而駭
中而疑旣又思之秦之自知之審必愈於他人之外
觀異哉秦之之勇殆踰於孟賁矣今夫函丈之水嵩
巖之險卒然當前人不敢超越者懾於氣也秦之以

瑤七之岭犯曉夜蒙霜雪推擠於群少年之間與之
角藝能爭得失爲事秦之真不可及也秦之少受書
於師讀破萬卷自六經子史皆經千遍以上尤熟於
少微通鑑孟子韓愈氏之書謂拾地取科名以榮其
父母鄉黨而數奇偃蹇老竟無成惟其積功如彼其
勤服勞如彼其至不忍捨是而改業必欲一得於有
司不自知年力之已邁可已而不能已譬之巴蜀賈
人悉其資產販奇錯異貨轉輟於中原而非時俗所
好入市門終歲無所售亦不能遷棄之也橐裝日減
伴侶日散回顧彷徨悵然中悔豈不悶哉然而秦之

之志其猶在。腐溪歟。士生斯世。遇者恒少。不遇者恒多。若太公之晚合。乃數千載。一有庸可幾乎。昔廉頗既老。思復用。趙人用郭開。讒而見沮。馬援既老。求征武陵。用梁松。毀而得罪。前史盛言一飯斗米。披甲握鞍。以深惜其不盡用。然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未幾。而卒。馬援失利於壺頭。裹革以歸。雖靡二人間之。必將無所成功。何者。舉重任者。商力強弱。行遠道者。視日早晚。長算短局。古人所悲。年迫日索。何事可成。蜀將黃忠老而膂力彌壯。斬夏侯淵於漢川。及爲後將軍。則關羽羞與爲伍。假令秦之一舉。登上第。臚傳唱名。

緩行於後進之列。塗抹街路中。幾何其不爲人嗤點也。山居幽靜。簞口甚。挹曉粥。晚飯既飽。而止擁膝長吟。棲心於恬淡。調戲諸孫。娛老卒。歲不亦足樂乎哉。如曰。吾必如終南鍾馗。爲國家除虛耗。云爾。非所敢知也。一笑。

答慎伯舉書

伯舉足下。屢惠手翰。欵悉甚。頃歲足下。再以臺官至京師。僕輒往見。計今二十餘年。爾後友朋淪喪。略盡。僕結文罔艱難。流播齒髮凋換。時時攬鏡。不復自知。其爲我。雖足下。任真率性。不以外物置懷。亦安能

康強如火時耶以此常思一奉顏色以釋鬱結而所處遼闊無由魚緣幸會得遂所圖悵然而悲也今足下之來雖未果卽得相見而或者不至交臂之失則其心傾企當如何矣足下稱引吾文過盛謂可與古之作者比并豈以僕老衰慵懶之極重罹患難宜若無分才餘力而猶有一二近似者故勉勵其不及而欲以進之於是也邪不然以足下之伉厲守高未嘗輕毀譽於人人而乃爲是過情之論邪不敢當不敢當僕之操毫爲佔畢之業亦久矣仕宦時卒卒無官暇間嘗爲應俗文字膚淺而已藻飾而已不知者或

以爲能於具眼之見何如也初待罪新經寇亂倉卒出城不賫一卷書塞空又無書籍可藉以消遣疾病憂畏死亡在朝夕唯闔眼澄慮如禪僧之面壁內視自早晚粥飯外掃去多少世故無所嬰念如是一二歲曾中自然無物平日所讀書了了然來矣如借杜集於人一吾披閱覺眼目殊別古今詩文之體格高下得失瞭然於前伸紙命筆意與語會情境俱到一觴一詠有以自適雖然秋虫夏蚓自鳴其不平耳何敢與議於作者之林不敢當不敢當於行文少治經書及韓氏之文專未有得既乃無書又無事遂作絕

東州集 卷一
不措意近歲有人見示以蘇長公書讀至三四遍如
有所悟既而爲文心手相應少時所治經書韓氏之
文始爲吾用不馳不躡唯吾意所往故嘗謂世之學
者於書不甚周洽或作或輟而口讀是書無益學是
文無成者矣也是下見識既明鑑裁又精當不肯隨
俗論爲蚍黃狗人意爲低昂其詩賦行文四六所定
次第僕何敢不服也古人以千言世得一知己謂之
朝暮比肩况生同一時得此聲於識者宜以何報足
下才高韻雅遣辭古簡奇處似出於老易蓋其天得
也短駢莊重寧清決非漢以後作賦手也其必傳於

後無疑改定三字謹領會惟外議二字猶涉冗語倘
又有優於此者邪區區之見敢并布之恕罪

答鄭判書書 世規

君則足下損惠手翰論及往故今毀金暗鍾吾吐一
鳴幸甚幸甚僕之得罪迄今二十年縮息畏約危辱
極矣江都之事非無一二可言而向時樞司在事之
臣自三公以下徂謝已盡惟僕冥頑幸全世方磨厲
角圭操切次骨專欲擠人坑窟未嘗徐究始末積罪
成案極意而不恤苟欲仰首開喙自明其不然無益
於俗不信私益諂耳用是韜舌囚聲嘿嘿以待沒世

死而無一人知己亦無悶焉雖然使君子公聽亦察
備採其款實則覆盆之下不可暴露丙子十二月十
四日虜報甚急 上幸江都判尹金慶徵充檢
察使慶徵舉臣爲副臣以王堂長官不宜先 駕而
行詣政院控辭承旨李景曾出接之際原單已下不
得已拜辭而出時已牌纔下矣未時 大駕到崇禮
門虜鋒迫西郊朝廷慌遽奏 大駕轉入南漢山城
賊卽設長圍唯江都路通無阻風濤駕海水漸山積
至十六日嬪官始由廣城津入江都檢察之職只管
道路舟船供頓而旣入島臣等實爲冗官居數日武

人崔尚元自山城齋到蠟書 有旨曰水陸防備專
委留守張紳俾無掣肘之患間兩日不記名僧人又
自山城來到 有旨同前蓋 行朝慮外國嚴密尚
元不得達更申前 旨云臣等始無守禦責 朝旨
又如此江都機務所非敢與知而金張之韻頑煩言
非意所及然其一時言事參差豈遽爲覆敗之所由
哉張紳亦非欲玩愒債事致誤家國但以過猶物情
重於調撥謂虜不能飛渡間有軍校之來告賊情同
列之勸加嚴備輒以爲過慮虛怯志氣伉厲不肯措
意斯亦天也及正月二十一日虜從陸曳船奄至東

岸圍無無人色張紳方在廣城津悉集水陸軍丁府
中無一兵 今上時爲鳳林大君出 御外司普謂
諸宰公等二人先往覘賊左右嘿不磨僕私心聞之
對曰下官請先出但手下無見兵覘賊則可禦敵奈
何 上曰我非謂公擊賊第往覘報我當收募追討
臣卽起辭過宮舍不入馳詣甲申都廳時近二鼓陰
晦如漆望見賊火隔水明滅用小紙手書目見以報
黎明氈幕五六列在文殊山下處處烟起日尙已賊
用大砲連擊西岸土石糜碎小舟數十浮泛前洋有
將濟之形俄而 上至金相尙容李判書尙吉趙判

書翼呂同知爾徵俞恭讓省曾李慶納一相李典籍
行進等十餘人續至忠清道戰船七隻破急流猝不
可制本府舟師二十七艘從廣城北上潮退閣不進
於是本府中軍黃善身自廣城於引陸軍一百十三
名以阻滯賊迂轉而來甫上峯巔未及布陣賊船已
過中流 上謂臣曰公留此我益募兵以來 行且
顧臣 申教丁寧駁馬還府諸宰隨散後聞 上至
府中披甲募兵至南門遇賊而止云僕仍於都廳北
阜去賊卸船處屋四五十步賊急欲破本府兵徑進
薄城褻甲疾趨直觸善身軍善身軍潰如使僕手下

新州集卷一
一十一
有多少軍兵則賊必先加所殺不應過去不顧也須
吏岸上空無賊遙見城外賊騎馳驟擄殺人物僅只
與備裨以下六人倉卒欲還府內則大勢橫截流血
成渠所處三百阻水更無移足地碧海在眼利劍在
腰投淵引夫唯有一死既自念土非守也兵非主也
且吾蒙 中丞水陸防備屬之守臣在我無死責顧
以獨立賊數受亦特片刻早晚耳日過午忽見小舟
如席大自府南古束浦緣轉而下一童持楫得寄載
以達海船萬死關開苟保至今天日在上非敢讐言
嗟乎自如受 命以至出城覘賊賊薄而人得還城

城陷而脫命一海俱有本末如此 今之言者必欲
不置之池上絕之以爲將失誤之律一則曰不往湖
西一則曰不還府中一家百口併燔於拜煇尺口無
遺而至曰圖出妻子欲加之罪猶患無辭變初 大
駕卒起幸江都行至城門則轉入南漢非由始計先
大駕一時刻別遣守禦之將付以大事必無是也入
島之如續發 中旨委重守臣檢察之官爲任自別
而覆敗之後始乃分罪所欲陷者與死比其若是耶
假令虞允文無葉義問幕府事權無李顯忠山後旗
鼓而承后失險逆亮徑渡則其可今允文當與尸之

責武論事者徒思煤藥不經停疑朝增暮添至于十年二十年而謗益甚同時蒙譴之人壞事負國不止一二而朋黨私交情親意密遊辭飾說管抹百端因得以洗丹書而外青雲者比比獨於下流衆怒叢怨擠之於必死之地擬之以大何之律所願前後二聖 仁息宏覆寬其網日再續危喘良非無狀所可僥冀至於清陰公文集內一欵污蟻之言尤不知何所據而有此虛誣其時有訶報者來傳湖西軍入援山城爲虜所襲方伯墜崖不幸僚南望灑涕取足下在本道以僕昔手曰實封欲待事定得何公家爾時

此事謂可盡言其明日僅自外至尹金西相在房中召僕入則慶徵先在座不知所言爲何尹相曰湖西方伯存沒不可知本路無主將山城號令三軍公復宜往察其任蓋金相首發其議而尹相以喻僕僕曰謹誌願謂張紳吾今下海舟船想棹卒公卽調遣其夕就辭金相城東寓舍公之子春川府使光煥來訊仍與少語而起過私寓收拾行囊避亂儒生金益燕尹官與來見笑別出宿仙源里村舍方整理餘旅載粮用翌朝尹相使人來言聞湖西伯幸無它公無往僕乃還入城始聞金相與慶徵有往復語言而本

得其詳如是而已今者金相行狀碑文有曰涕泣不
肯行日無行意無可奈何方其時 行朝阻絕江都
論議紛紛上下睽睽僕通側室學嘿嘿無所敢為
病相位退伏累日如得拔足離島誠為得便况聞湖
西直路數邑被搶之外舉皆乾淨守島出陸利書想
百安有涕泣不肯行之理哉今金光煥尹宣與尚存
其行不行覆嘗可知然清陰公自正直必欲言事
慎當非有竟於愛憎而故為之說以示今與後也以
事非日見言由要聞取其無證之辭加諸衆棄之人
言無所顧藉其情其理其是耳信乎以清陰公之

實而不取重於人以其清陰公之文而不見信於立
言也群言過於三虎不可以破新書懸於百金不可
以於斯時也乃欲喚人而立證鳴鼓而訟究僕必
知不能也與足下談道平生屢矣亦聞僕一言爭
辭乃此者乎昔者不言而今者言之死期迫矣餘日
無矣長言畏尾身其餘幾不一為知己小泄其衷則
則誠意無窮沒有遺恨既自知詭愈甚而終不能已
又一罪也敏求頓首

初入江都內行乘海船海船遲為水斷所阻金慶
徵乘江船江船疾疾水先濟其翌日內船如達德

浦敏求與承旨韓與一尾內以渡至秋慶樓因
全時讓言不待內行經先入島受法推案具在而
衆人之言以江華失陷伏罪無能分別者亦異矣

答金判書書

辱惠書慰喻勤至雖今僕竭辭自釋何以過此足下
之知我誠深矣愛我誠厚矣然非所以助我而益我
也助我而不得則有時而害我矣益我而不得則有
時而損我矣人之知我與愛我有如是下之深且厚
者二苟有聞足下之於我知之深如此愛之厚如此
終知眷顧扶持不懈也如此其有不毅然疑怖然然

深膏而益新挑其焰煽其烈者予猶不能相助相
而害與損隨之矣頃日兩司之論波及已甚此僕之
所不敢自惜而重爲足下懼也以名取忌今古口實
非以君子之心出於忌名名者美惡有取忌之道焉
如僕者本無其名焉有可忌乃者古人之罹此患則
有之太白沈夜而世人皆欲殺子瞻謫惠州而時
宰欲殺之彼其取忌於時人若是何也名者造物所
忌而况於人乎而况於同藝業而競進趨者乎夫天
旣鍾羨于芝蘭矣然而風颺以隕之霜雪以頽之曾
無所愛惜而樗櫟下材乃得以全其天人之有異材

擅其名與芝蘭美殊仁人少不仁人多聞人之善不
色温而言迂者蓋鮮擠之坑穽而一石塞隧者舉世
同然白與于瞻之所遭皆是物也不寧唯是其人也
既自負殊尤絕異之資心高氣揚未嘗肯低顏下色
取媚於人人之待之也亦與他人異觀聞其聲而
憚之接其貌而嚴之有問而盡辭則見以為誕而寡
言所不如有避而不言則見以為吝而鄙之不與言
為文爾雅則一揚而抑遣詞得失則群嗤而奉訕
譽之也其心憤然毀之也其容驩然在座者遂怒起
而對其者量重以而後發况使之辭說於一斗百篇

解泉源之間其有不奔走流汗搦戈披劍者乎夫才
者已之有也名者人之與也已之有之而不得以辭人
與之而反以為仇仇雖窮阨亦坎壈以死語曰千八
所指不病而斃疾惡之極有殺之道焉况之之乘
燕泥亦足以滅身者乎天之愛是人也既生而又忌
之以困其身人之憎是人也既死而後乃愛之以傳
于世愛憎之理又不可知矣足下又言南渡後人士
得罪編管不曾染汚屈辱斯乃玉成此論通也冠裳
易施八表同昏上自公卿以下屈膝於四足之前於
此時而強顏戢影徒以苟免自幸當不愧魯竹連胡

東州集 卷一 文集卷一 十一

澹庵耶若曰猶支離疏上徵役則以廢疾不受功云爾則可也敏求白

答吳三宰論選西壩集簡約兼示覆詭稿書

流火在節几案甚適開慰無已西壩集足為近代名家而公汶三十年嗣世單弱迄今寂寥無傳以垂不朽不佞每為斯文致慨今承晉川君將以人梓屬不佞去就之美置柳氏幸也不佞實兢兢焉此老詩如幽燕老將氣凜而勇沉堅壁壘擊刀斗自衛未嘗肯更入軍輕騎決入以爭利故無罅隙可指擬而獨隻手取單于公亦一為之是以百篇以上為難百篇

以後較易時不免同乎流俗故所取材或非莊語而失落調格者間有之故不佞所次錄倘或有遺珠之歎否今之時文勝矣諸家心數自以為在靈蛇擅陸珍者可謂多矣然更過數十光陰風聲鳥音磨滅俱盡則當知博而洋不若約而精也得吾兄之意不容嘿嘿且輒近世以為言道人按劍又必不少矣不佞既不能卷舌不譚而望吾兄膠口無泄自笑所不覆詭稿者范蔚宗謝康樂皆有遺文傳後何不可也其人逸才翩翩聰捷絕倫但以輕脫如驚蝴蝶不其讀書不其用力所入門戶稍卑眼目稍低為文章採筆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一
立就未嘗留意鄭重故所得惠平平詩淺率少警響
清便之餘而調韻不足獨遊山古詩三四篇可入選
文賅華條暢由其信手拈來殊乏桓文節制尺牘時
時出射鵰手令人軒衡解權而專取世說語林及明
人詞翰雋永以爲生活賦及銘誄造語結撰類不離
科臼文字其他雜著記傳又皆用丹經列仙傳水滸
志西遊記等外書荒辭誕語剽竊傳會以說愚夫益
見其虛妄也然使其平日大加操檢不爲悖亂之歸
得倫於恒人下則所著述豈不足傳世久遠也哉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一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二

銀臺榭屏序

同官之義列於詩篇傳記自三代已重之九立乎本
朝聯官比職接武而周旋者皆謂之同官而有九宗
之誼焉况我銀臺同官六員偕處嚴近寅入而中出
入財交膝比肩欵洽竟晷出則雁行差池形影追隨
無一日相舍者歷歲踰時其親密之隆契好之殷以
以閑曹謾局之暫遇而輒散不啻倍之矣第以人事
乖違契合難常轉眄之頃或有離席之歎則相與圖
爲小屏列書姓名爲他日記憶之地者固存厚之雅

東坡全集卷之二
道而不容得已者也然自玄谷以下五公以才以德
俱見重當世而若序其燕毛則不佞以最無能冒據
長首爲院中最久而猶齒髮蕭蕭行且杖於家矣迫
於朝政壓賢長者久恒思縮不寧于中懷願誠愚且
病朝夕乞退諸公之淹迹鳳池亦六月自耳嗟秋氣
澄霽各以閑身具幅巾藜杖逍遙放曠乎山水之涯
看盤酒盞相聚陶寫時辰是屏塵染彷彿追思今日
之會則未必無依依存想之屬云云

溟州行錄序

天
爭唯寓境與作詩不可尚寓道者與日謀作詩

者與心謀境接乎目而詩出於心以我之內而交物
之外融神會精合契而寄文焉者其可苟而已乎忽
然過者失之暫成乎遽者病乎率自謙內史臨海諸
作六闡玄邈之風嗣足以還蓋絕響矣今陶齋尹公
以少宗伯奉審 真殿于溟州往返二旬所得詩無
成一集蓋道途所經關東西嘗我國各山川也巨
溟河而稽天也大嶺峻極而蔽日也泓崢蕭瑟之趣
靈真窟宅之奇一發之有韻之言而皆極其宏放闊
沃之致其於向所謂心目相謀內外交寄之道兩相
和入而率與誓非所慮也意者東隅雲物呈秀於几

案之間而空外諸山將不待撫琴而俱響矣第公棄於王事至洛山而返駕遊城以北山川草木不霽於殘膏賸馥而楓崖猿鶴其必有山阿招隱之怨矣若余者薄游關外濟勝之辰又不及於洛山以東雖有寂寥篇什誠不足以望大雅希音矣倘論其觀覽之幾何則公與我各半也姑取吾兩人之詩彙爲一帙淨室焚香驟而讀之則山海之游殆可謂兩全其有而交濟其味公其許我乎否

黃監軍價接諸臣楔屏序

崇禎元年秋 天子以我國終始秉義不回開國

虜謀 特湯勅諭以罷嘉之登萊監軍黃公孫茂元膺 簡委渡海東來時惟我 聖上進巨敏求若曰汝其往敬接 王人其亟勿遲於是敏求祗服上命星夜疾馳幕佐金君益熙李君行進嘗從之七日而至安州巡察使洪公令者先一日至迎慰使尹公燁問禮官金公慶餘亦相繼至節度使柳公琳以兼牧使視州事其館穀供億之需取資於管餉使李公枚既卒事敏求與同使諸臣會于州之門樓中坐而言曰惟 天子旣嘉我 聖上奉上以忠敵愾以義至遣監軍重臣頒 命于海外其褒隆罷殺之典

可謂盛矣我 聖上惟 皇息之渥與 朝命之重也接遇 王人之際率由舊章迺勞幣帛不以兵喪殺禮其 勤至矣而諸臣之供事執役者亦惟我 聖上意是承奔走洛共罔敢不祗栗雖以敏求之不佞承乏周旋偵相杜光復罪於中朝大人君子不其幸歟第惟關西一路自被兵至今十年民力未及蘇息征徭日以益煩興發不時牛頭馬蹄邑里蕭條墻壁是依登百祥樓以望晴川江外翦爲區脫之場靡復有向時繁麗之觀而嘉博之郊蒼倉無垠鐵倉危古城堞壘繁雲而已令人對境興懷愴恨有秣陵凋敝

之恨猶念今昔已潛變滄襟矣雖然 天子方御長策規恢遠略我 聖上叶贊威靈奮勇思滅此朝食者足以提厲厄羸弘我廟勝巡察洪公節度柳公俱以文武之選受委方面鎖鑰于西門管餉公之握算轉餽又是耿中丞其人則塞上之民庶幾無烽舉燧燔之警而尹公金公暨金李兩從事皆富有年力爲時器用相與內外宣猷寧朝幹方共懋安攘之圖此邦之去亂就亨蘇殘補敝悉復其太平文物之盛將指日以頌則不佞與有幸焉於是相與作爲繪事列書姓名以紀勝會以無墜往規且以見異時興壞之

端云

西厓柳先生文集序

不佞幼則習申文貞公公語古今人相業名世顯耀者輒歎曰余嘗以郎吏事西厓柳相國柳相國豈不異乎人哉當壬癸之雲擾自我邦赴愬於天子之連丐以分天下之力而延呼吸垂絕之勢則脩辭也。不得。不切而哀於東征軍門幕府以下專威持重而責德於我者。又不得不遜而盡以至達宣。上下萃聚咸通之機靡不用辭。詎宜陸敬輿奉天詔令之導主意服人心之舞也。柳相國日坐政事堂。招郎吏提

管疾疇累數十紙未嘗更藁竄字。卽無論卽吏腕痛他宰相俱袖手聳觀。草創潤色。唯柳相國燕之。有私柳相國真異人哉。不佞歸而詹諸家大夫。則又曰以經術輔事業。以忠貞濟艱難。若公不亦焯然茂著哉。不佞於是。有托寄九京之願。三十年者。不志于中。而不佞少而後。不及望見公。垂綬端笏於百僚之上。臨大事處至難。刃迎縷解沛然若脫丸走坂。已不可得矣。願公之所立言。垂後金石。散而不朽者。不與之并。止斯亦幸已。今者公之胤子。陝川守。軫哀遺文。以成書。而屬不佞爲序。不佞乃受而終。幸焉。文而至此。可

東坡集卷二
不謂達乎操觚之士孰不刻劇心所以斯合乎作者
之軌度而一不免闕於理室於用者滔滔是也公之
文以六藝經傳爲本發乎性理之原資乎日用之實
卒澤之精義純和粹如也謂雲漢天章耶布縷紉絮
粟可衣也謂金玉寶貝耶菽粟梁稷飢可食也江河
之決一瀉千里而本源不竭風雨之集頃刻滂澍而
溝澮皆盈出於已者無窮而及乎物者普洽如是而
已矣嗟乎甚矣天之欲保護扶持人國家也將有卒
然傾覆之患發於盈成中否之後必爲之篤生詰訛
畀之以才之德輔教之文使彌綸天步迆績邦命

焉始公承 且祖不世之遇從容黃閣與道進退世
莫不以真儒歸之及至執徐兵起 廟社流離而公
之用益顯矣扞圍於草莽之辰奔 命於戎馬之際
國家謂不可一日無公內外南北維重之所在天所
以降任於公爲宗國中興不拔之基者章章明甚而
公以體道經國之文措諸事務左右逢源酬酢萬變
悉以經術補其資建天地質鬼神而無所疑恃以底
幹旋兩儀厝國於磐石之安而我 宣祖用儒之效
度越前古德業昭于時聲實迨于後至于今談先生
之道而第其切要者得以闡游辭者紛紜之口而士

類爲之吐氣嗚呼盛哉世嘗謂文章與事業二致時
平則尚儒雅世亂則進介胄此直拘學尚辭之士云
爾孰知夫六辭一言所以得民志而寢敵謀者在是
孰知夫敷揚明允所以啓牖 天衷而徵惠拯濟者
在是而又孰知夫託謨密勿文墨以代口舌孤誠以
回日月隻手以捍狂瀾决之几席之上行之方隅之
遠若燭照數計而周知而國家重恢之業焜煌輝赫
遐傾合而聖光卽方冊具在詎不然耶雖然不佞讀
公書三之歲以後竊有擬君子之道屈信有時也公
旣以正道直行彰其功施已不勝讒賊之譁咻巧詆

時駸駸向安矣公之跡已不安於朝廷而安於豐山
洛水田壠之間向之群咻巧詆者真若乘公而勝之
矣然迨公去而言者稍伏公歿而伏益甚反不勝於
頽孺走卒之公言今二十八年矣而是集出使其人
多口而媚嫉者平心而讀之果有不反理自窮而稱
體道經國之文也者哉若其道德輝光之盛妙契力
踐之實張李二公之跋盡之矣奚容不佞贅焉

五峯李公文集序

當 宣廟朝國家承久安之後學士大夫舍詩書無
他業則業以操觚呻佔畢童習而白紛孰不欲踔厲

高蹈以自奮一世功見業者聲施於春秋而咸寂寥
煙沉人骨之與俱朽道屈於當年風墮於百代彼其
得之天者有限而不可強以至焉敦耶若五峯李公
豈不誠傑然特達哉公始釋褐卽被 宣廟不世之
遇亟以奇才 稱之每當課試公各輒居冠首 錫
賚稠疊及壬辰兵起公涕泣與老母訣從衛至龍灣
賊擣虛內躡傳平壤而不止民不見兵革且數百年
魄懾於金鼓時雖言黨自信布之勇為之將固無以
振其積悲之氣而使奮以抗白刃擊也公密侍帷幄
代草絲綸用輔敵之文宣 哀痛之旨不惟驕將悍

卒聞之感激泣下如與元故事卽尪羸瘠疾係虜餘
喘以至頰孺赤童莫不豎髮嚼齧凜凜有向敵意思
與之俱斃裂裳揭竿自號為義兵特起者所在雲合
與中朝大兵協勢齊策迄殲巨寇而中朝將官自提
督以下大小幕府左提右挈操 皇命之重而責拯
濟之德以輕重我思怨我者奚止一數我國方喘喘
脅息仰其喉下氣不得不卑辭以承之又不得不量
義以裁之也則陰陽從違之際至難者固存也公於
詞命往復劑適機宜不激不隨人人得其驩然無忤
斯又非陸敬輿所遭而維臣財輔傾否亨屯以光贊

中興之列果誰功也世之以儒者選更寡用無所關於成敗之數而欲進以介冑者亦悔其易言之也宣廟嘗謂公詞鋒不下於戰鋒蓋灼知沈悔而所稱忠孝貫日月者又見聖主知臣之明矣腥穢既除天步不愆廟社重光群公踰踰國家視載報功之典於是懋矣公由春官尚書兩官大學士封君迺陵開府視三公名垂景鍾丹青煌煌世所謂功見業者聲施於春秋者誠如是矣公資稟甚高七歲解屬文發語驚人出遊場屋每舉屈其儕流無敢亢者然既早世不復值搶攘多故以事業著庸未嘗大肆力於

鈇槩然而爲文章不肯襲前人軌轍作新杼軸自成一家致用而收切實於當世立言而傳不朽於無窮豈非得之天者全而人不可強以至焉者歟公歿三年公之猶子洪州牧使李君景義梓公遺文若干卷屬不佞使之文夫不佞安所程公文哉今公集出而所造高下淺深卽世之具眼篤論者在奚容不佞亦沾稱道哉姑書舊所聞家長老老教之

副總兵程龍皇華集序

昔趙孟聘於鄭請鄭之七子者皆賦以觀其志且以徵其善惡存亡不夾左史氏傳載其美以爲善於使

事而矚於觀詩者不佞嘗在夫晉大國也用詩書擇帥孟於三百之業非不彬彬素習而乃徒請賦於小邦之卿士而無所自賦以見大國之盛抑何寥寥也今摠兵程公選於天子之庭慨張膽冒重險如涉夷庚白處賓館以來其所摩畫規為動合機宜真足以立功立事毋負大司馬推轂委重之勤而又其廉白潔修水蘖自勵大有許海嶽風致小邦搢紳之徒既慕其清規懿範舉皆有隳棄卒章之感而念無以自效其款誠則各為歌詩輯成大卷以信其助之愛焉於是公乃出其途次所得吟詠詩章總如千篇

以示之水陸行役之毀山川詭作之殊形容臚列指掌瞭眼而至於持危定傾拯濟塗炭之慮嗚然於詞旨又非嘯詠風月者比殷勤詩人之風哉夫以東人之賦無所待請於公而公之所自賦如是其盛熒則古今人同不同未可遽論也公妙年投筆誠有封狼屠豨意破浪東來擊楫成誓烈烈丈夫之雄及見雍容尊俎馳驟韻語又何眷眷大雅也乃知奉公憂國雅歌投壺初未嘗有二致耳不佞因是而有所感焉公之職不以聯屬國為任乎屬國之於中朝其分則天經而地緯也其思則生死而肉骨也君臣上下

東坡集卷之二
日夜之所講明心肝之所銘鏤戴天履土質鬼神而無愧仰閱乾象衆星拱北俯瞻地紀萬流必東區區一念有如是者倘賴公不棄跡迹采周詩翰屏之義咨詢原隰以爲使歸之獻毋使駟駟泮閩之辭獨擅天子之罷命則若公真可謂善於使事而調於觀詩者矣不佞竊從楹廡望見公威儀文采之盛實有覲德之慕敢以一言叙之

西湖詞翰帖序

甲申以後

丁亥夏東州山人蒙 恩將還洛下隣居成生尚甫爲設酒具舟楫出浦作一日歡時坡川金老洗馬李

君與之偕聽蟬翁自鷄頭里駕艇子來會是日也風恬波靜薄雲障日遙野群山氣象澄豁觀覽之友令人應接不暇棹夫曹謳渙師獻腥琴歌箏笛入耳而不煩深杯淺酌薦酬交錯張帆擊汰至今公巖而返賞心樂事靡不畢具而睽離之際感槩隨之山人以素牋八幅請蟬翁揮翰翁苒倦游藝兼有酒所落落不肯山人乃戲作絕句一篇以挽之翁躍然下筆彼此相勉遂卒成八章其詩誠意就無可觀顧翁書手和筆從奇變無方超然出於蹊徑之外勝事名蹟足以嗣綴於蘭亭嗟乎吾儕以暮途畸窮之人流落湖

堦與數三親懿暇日自放得諧浮泛之樂實不減赤壁之遊獨八篇不及二賦爲可恨也鄒湛謂羊叔子曰明公當與此山并傳身名湮沒乃湛等然耳夫湛未知何人唯以此言特聞垂流名勝不必在大事業千百世遇一知音會境而賞識斯亦足矣遂以八幅歸金老餘人各作小帖以藏之庶幾異日存想云

讀書堂楔屏後序

國朝用文爲治崇獎之方旣盡矣擇詞臣之富有年力者 賜讀書暇無官府無職司無早暮之務就東湖勝地作之以居之月課其所業時試以 御題

其簾養酒醪之奉別其 宜賜顧問之數蓋極一代學士之榮而華問名世之彥亦輩出於其倫不幸壬癸兵荒之後未遑斯之者十有六年萬曆戊申始舉廢典值時政昏百爲壞亂自御事廢司以下罔非權壬之私人况如士林之學文何可言至癸亥 聖誓丕作以儲畜人材爲先務尤重文事時則學士大夫抱經籍深藏遠引磨厲以待用者皆會於朝於是就擇十人以充 賜暇之選不佞敏求實繆據其首其次任公叔英茂叔李公植汝固李公明漢天章鄭公百昌德餘張公維持國吳公翮肅羽趙公翼飛卿金

公世瀛道源鄭公弘深子容咸魁然一時之傑而不
佞敏求與汝固天章德餘四人旣皆通政 特命仍
帶於是十人者旣焉脩業仰副 上需待之勤退則
作為楔事文相勸勉申以同僚之好列書職官姓名
字號鄉望年甲於屏疊庶幾垂流永久義甚厚也厥
後升沉殊遇壽命異齊位序參差年齡脆促轉躬榮
落遽成閱世之感則任公茂叔以癸亥歲吳公肅羽
以甲戌歲鄭公德餘以乙亥歲張公持國以丁丑歲
李公天章以乙酉歲金公道源以丙戌歲李公汝固
以丁亥歲次第凋謝笑其年紀又多不免稱夭則曹

子桓存亡之痛居然可見豈以數公長才宏識得氣
之清者爲優狹路短局受福之全者或寡也歟自始
至今二十五年餘存者唯不佞敏求與飛卿子容三
人而衰朽離索會合冥茫危途末運朝暮待期觀人
之處此世生死四苦果何如矣偶於飛卿所見向時
楔屏况如隔世事因書感懷兼紀執施之盛茂叔號
疎庵丙子生西河人汝固號澤堂甲申生德水人天
章號白洲乙未生延安人德餘號玄谷戊子生晉陽
人持國號谿谷丁亥生德水人肅羽號天坡壬辰生
海州人飛卿號浦渚己卯生漢陽人道源號東溟癸

東州集 卷二 十三
已生善山人子容號畸庵壬午生迎日人

上林賦文徵明書仇十洲畫後序

右司馬相如上林賦文太史徵明書仇十洲實父畫
舊爲王司寇元美藏中屬邊帥德符所董學士其昌
已不知所由流傳而稱爲東南之羨云至壬午關外
之變又遭放佚爲吾甥申君仲悅所得自太史嘉靖
丙辰年書距今九十二年十洲畫計當在其前矣經
閱幾人鑑定更歷幾種變故不爲兵燹所燬戎羯所
取卒歸之文獻之邦翰墨之家意者六丁真官陰呵
默護人亮於劫燼之餘以付其人歟不然豈智數可

及勢力可致哉視靖康時御府圖書數十萬卷悉輦
輸以北淪於沙漠沈而爲糞土蕩而爲灰塵幸不幸
何如也抑吾所感則有之武帝之雄材大略蓋六世
之憤因是而約束期門羽林之倫馳逐於終南鄠杜
五六百里之間以厲武節因是而邊摧陷建擊之將
連歲發十餘萬騎燔龍城而躡幽都當時苦其供給
轉輸之費後世嘗其窮兵黷武之失至儼於亡秦自
儒者守成之論則然矣殊不知匈奴凶悍之性狂
荐勝之強不一大治以折其氣則桀心益肆不一大
勞以規末佚則中國不尊故深惟長慮睹利害之源

寧招謗議於一時而莫之顧恤算較失得計至晰也
方虜勢之張舉中國之全捷伐日加而穿攻侵盜必
得當乃已豈末嗣衰微之治可得以責其稱藩蒲伏
於長安邸哉蓋帝之武功齊業於方來者如此而延
至東京專尚守文猶不敢生心內窺者幾數百年豈
非長策餘烈有以致之歟不知是五胡亂華神州陸
沉吾知其不出於懷愍之遠而當在於元成之近矣
何者創業有爲之君必躬蒞武事繼世庸辟則宴安
是耽唐太宗講武日殿親御弓矢則四夷襲冠裳來
徽宗篤好藝文終不競則金孽汚諸夏嗟乎武帝

之上林羽獵亦何可少哉

金氏先世事蹟序

我國之金皆祖味鄒王新羅三姓傳國九百餘年而
金氏王者得多故子孫散處域內各以郡望著籍其
麗半一國逮至宋代敬順王舉國內附高麗實如錢
氏之納土于有宋敬順王之後上洛公方慶是摠虎
符屢提戎旅外調強虜旁清島氣不嗜殺不僥功世
以此言彬云敬順王子孫在麗代最顯珪組鼎錫而
其出上洛公者尤爲安東大族自麗季迄我朝世逾
遠而不匱益昌至今都盛位踐華貫敷列中外者又

幾半朝序夫以敬順王之灼見天命不待兵爭力屈
免一方生靈之塗炭猶錢王之全濟東南上洛公當
國步危捏之際出身以紓難靖寇息民卒受厚報卽
曹武惠其人則後裔之赫世載烈克昌祚胤固其宜
矣今者判決事孝建採摭先世事蹟輯成一書上編
專錄金氏三十七王本紀下編據其顯考以上世派
直傳極於諸記所及歷官行最無不具載而旁親之
著於史傳家乘者間亦附見判決公用意之勤吁其
至矣昔范宣子語穆叔舉其先陶唐氏以下訖唐杜
氏一何該洽蓋爾時世家譜牒尚存於太史故耳至

晉當陽侯預稱經癖鉅儒自京兆尹外無所表見其
先代則判夫公之發揚先懿追孝於無窮真足以警
頹俗而敦薄夫彼弁髦其先無少顧懷於生民之詩
者抑何心哉揚若齋九容卽上洛公之公孫而爲不
佞自出之先文章行義見重士林奉使上國不獲返
命世皆悲之今當據例附見則不佞慕述及遠窮不
勝渭陽如存之感於判夫公之命輒不辭而叙其一
二云

素闇堂序

人生處世百年內計較享用得失唯間爲最勝自夫

東坡集卷之二 十一
人之極盛而言之彼其得志行乎中國利澤及乎物
聲實垂于時天下後世稱誦之愈久不衰如伊尹周
公非不權然愉快宜若無所慕於外者而彼其人方
且以一夫不獲爲己任恭已下士至不暇食與沐焉
則身與心不已勞且勤乎彼聞有遺榮獨立之徒棲
遲巖崖自放於萬物之表專以閒爲悅者必將萬賞
乎若士之高致而歎其身之不如也是以冀父許由
善卷務光之倫往往著見於載籍其道又曷可久哉
然而人者慕福不覺篋壺不充居恒有寂寞窮苦
之患則山岳雖有天性之殊而亦不爲得閒

之全也且夫閒在內不在外心苟不閒寧整而市廛
也心苟閒矣簪纓而荷製也故和搞之士久困於居
約富豪之人不遑乎暇豫雖有終身之逸片時之適
其閒俱非其素也必其處富厚而遺物累居華屋而
結遐想逍遙散誕與道爲徒被文繡而不知其爲文
繡飲梁肉而不知其爲梁肉無早暮盡瘁之責無長
往孤介之誚然後方可謂素於閒矣夫素者操乎此
不貳乎彼主乎一不趨乎二有之位無出入之謂素
故伯倫之酒以酒爲素叔夜之琴以琴爲素榮啓之
行歌安石之携妓羲之之公書子雲之於玄莫不以

東州集卷之二
其所樂爲素而終始不改若公昌公之以素間名堂
其亦素於閒者歟全昌公生而富貴至老白首素富
貴久矣而絕去態色獨性愛閒築第于南山東麓有
專壑之羨治內舍一區夏涼冬溫自朝請 二宮外
未嘗不在其中日彈絲理曲憑几而聽之興至輒命
酒飛觴取洽而止興居以時疲倦則卧耳目之所睹
接思慮之所營爲無適而非閒游心於淡合氣於漠
休休乎泛泛乎不知老之將至蘇長公所謂無事此
靜坐一日是兩日若住十十年便是百四十是其方
已見世之名其居者或以山水或以慕尚山水未可

以遽往慕尚未可以遽諧而率不免夸詡之歸者淄
淄皆是唯公取閒名不以其自外至者爲樂閒固
在我我欲閒斯得閒矣公之道不旣簡而易足乎夫
閒者八人之所自有也不以富貴而獨專不以貧賤
而不得雖以僕之蹇躓無事於時所保者閒身耳兼
有角巾拄杖粗克閒具幸臨履稍康攝閒身携閒具
以躋華堂放浪乎理曲飛觴之次與公共一日之閒
先以一言引之

易安堂序

麻浦之山自東而西流見水乃止若卧獸然其高者

爲脊而中者爲脇爲腰脊下者爲股爲脚爲足民之
居聚什伍布濩而雜處者蓋櫛比而鱗接也其豪則
爲遊賞也置亭榭必據其高爽人之逐利者利在喧
卑則咸廬其下而吾及許君作善之堂直其中當脇
腰脊之間惟善之言曰居高有顛墜之虞處下有墊
沒之厄吾之堂豈不已安乎哉夫高者衆之所瞻鬼
之所瞰也居赫赫之地鮮不急覆高位安可居也其
下則鼃蚓之區織夫之所趨裸體霑足日汨汨泥塗
下流不可處也自吾之舍是堂見高下之罹患者多
矣其居高者旣權貴要人也其始顯隆寬敞宴遊娛

樂笙歌沸耳賓客日夜不絕數歲而過之則廢而爲
墟或已屬之他人非無功而享祿流連以喪其生者
歟欲大而不返潘後而不節獲矣於天與人其子孫
不能有歟吾嘗開戶而視之長干之會闐闐之衝其
人如在奔走不暇凡益米隻蛤鮑蕪菜稿竹木百物
之可食可貨無不規便射利以贏其生而鬪爭之不
息係拘之不期病于敲扑死于犴獄不笑則風濤滔
溺漂流而失其屍者十常七八而其廬則江湖之所
鬻夏潦之所敗集衆而築之每歲而更之其亦勞矣
今我之居於斯老於斯誠以求安而已無顯隆寬敞

之樂而喪身獲戾之患不及乎吾身無規便射利之
饒而鬪爭風濤之慮不亂乎吾心吾之堂豈不已安
乎哉且夫人之營室將役我耶安我耶均是人性豈
與人異求哉徒以智昧乎止足情養乎苟羨居日以
廣欲日以長焚焚擾擾逐物以往心旣不安且何以
安其身乎求安不得而不安者先至得安甚易而求
安也至難寧不悲哉唯我則不然爲堂屋三楹內煥
而外涼則吾體安矣庭列樹石隱几而見江湖則吾
視聽安矣朝脯魚飯冬夏和榻政刑之不聞榮辱之
不預晏起早寢于子焉隨化動息則吾之心安焉吾

以是終吾身庶幾合乎陶徵士易安之義故吾以名
吾堂東州山人擊節而歎拊楹而歌之曰

已乎已乎高堂百楹曷可管兮彼域之塗泥曷可以
棲兮適而寬處士之安兮朴而不陋君子之有子亦
木羅生兮川澤娛情寢息有常兮旣壽以康躋君堂
兮舉君觴庶幾悅豫兮聊卒歲以偕臧

鶴峯金公文集序

自古賢人君子立身終始有幸不幸存焉若其幸不
幸但係於其人之得失而無所損益於當時與後世
者卽無論已使其人失之於前而當時以爲不幸得

東坡集卷之二
之於後而後世以爲幸者此者豈非關世道消長與
士林衰盛幸不幸在乎人不在乎已也歟鶴峯金公
以瓌傑之資生禮法之鄉早游大賢之門得路甚直
先生之期待於公後學之望慕於公蓋不淺且歎矣
公自以致位通顯縻繫宦業不克大肆力於學沒齒
以爲恨惟譚道者亦歎其不幸焉然自退陶先生之
書大行於世公所以叩質衛翼之勤先生所以獎誘
托付之重者表著最盛度越於餘人公既沒就廬江
書虎從配于先生爲南州儒士所依歸感發作興殆
不可一二數則庸非斯道之幸歟公立道矯節行行

勁正其所獻替無非格君正事而一不得意於算賦
敲撼四發上撻 主怒銀臺玉署遽塞凶門積勤行
間竟以一死殉國可謂不幸矣然起書生卒當鋒鏑
徒以血誠感奮糾合剗殘蔽遮江右使賊不敢窺湖
南左足而公又躬調糜藥拯濟瘡痍水火而登衽
席至于今南土遺昨得父子相保復素庸非斯民之
幸歟公始以文學致身英華茂實播譽詞苑 上學
文柄未知所畀廷議舉公爲首爾漢陰相竟得之乎
日所著詩文臺閣奏議一切本於情而資治亂者兵
燹之際湮滅都盡可謂不幸矣矣海槎錄二編及遺

草數卷偶脫於回祿猶得以繫睹其全孰謂折俎一
鬻非大饗之餘珍哉實斯文之幸也嗟乎公幸者三
不幸者亦三不幸乎已而幸乎人不幸乎當時而幸
乎後世公於幸不幸何哉亦天而已矣不佞邈然後
生少嘗聞大方遺風恒有執轡之願而顧不可得今
以一言片辭叨附於不朽之業是則不佞之幸也已

一松沈相國文集序

國朝專以右文隆至治前後作者應奮厲為不朽業
繼起名家盛極相率而論其世則必稱 宣祖朝為
最盛其惟我 宣祖大王之嚮用儒術訖臨御四十

年間宗臣鉅公以文學致庸雍容盛位首飾乎一世
者彬彬輩出至壬辰兵興國家多故矣干戈浩穰域
內雲擾維臣交濟宜必資力能之佐而時則漢陰李
相國白沙李相國暨一松沈相國皆然兩館大學士
晉當鼎軸灼有彰施蓋 聖人之所以扶世道轉化
樞輝葢其鴻猷不在彼而在此矣沈相國自始登朝
已負稅苑重望歷玉署 賜讀書殿華問藹藹及漢
陰白沙兩相國相繼釋文柄諸公之掉鞅斯文闢堂
奧以待次者不止一二而至當執牛耳蒞盟詞壇則
無敢跨公先鳴可謂盛矣公之文以辭達為宗以事

核爲尚醜賄而不俚隱惻而不怨寂寞褻褻適於饑
寒而已嘻笑怒罵合乎性情而己世以公詩冲和款
曲無一字矯厲儼諸白文傳乃矯言媒語入人肌骨
公則無是也嗟乎文章之道各極其至昔我往矣揚
柳依依固爲詩人之風訂謨定命遠猷辰告又何可
少哉公旣膺大拜五色於百僚之上其所敷奏剴切
次骨要以格正爲務直士之所不敢盡言 明主之
所不必盡容公則明白指陳寥寥無已譚者又以比
魏玄成陸敬輿其人則公之所樹立奚亶沾沾爲佔
一藝而止哉世有升降遭罹溷濁偃蹇嗚呼死矣

塲以沒果今天假公數月獲睹中興之際禮樂丹青
之化當益有所可觀而不可得焉嗚呼惜哉不佞幼
受知于公長而哭公于寢至是二十八年而公之孫
儒行屬不佞序公文則不佞已老矣何能爲役顧公
盛年遂作甚多放佚於兵火今所掇拾甚少又皆衰
境所得故所錄省於所不錄所存誠於所不存後之
覽者卽其少而見其多從其衰而得其盛庶幾可以
舉公之全也已

閔同樞而靖益梅詩帖序

鳴者必以口蟬以無口鳴而鳴莫響於蟬行者必以

足風以無足行而行莫疾於風其必有出於機而入
於機遺其形泯其色而可以神解者耳閔君而靖嘗
位於朝歷華要典方州聲績藉甚不幸中年患目昏
不見物屏絕世事凝神明以守一猶性嗜梅有盆梅
詩三篇取其香不取其花而靖之言曰五色之誘吾
目久矣黑白日黃日接乎前而視之官弊矣自吾之
廢吾外而吾之內始專相界已空好尚彌篤爰在案
吾未嘗睹也而欲炙之心生臭在傍吾未嘗睹也而
惡臭之心生吾何事吾自哉梅吾嗜也方吾之嗒然
漠然萬象俱昧而梅之香豐豐逼人觸吾鼻而感吾

中子非我安知我之不以真觀乎夫梅人之嗜也以
花而靖之嗜也以香人之觀以目觀觀而靖之觀以
鼻觀觀其猶有風蟬之道乎其出入於機不假形與
色而可以神解者乎梅如見於詩書者以實至梁陳
乃以花見賞遂為植物上品間雖有舉其香者亦擗
花而言耳今而靖獨專取於香香其孰遇乎哉然實
可以諸酸亂花可以繪畫亂唯香也真而無假近襲
而遠聞可薰而不可襲而靖其有取於斯乎盆梅詩
出覽而和者數十人聯為六卷因屬余為序

咸鏡道觀察使鄭公別章帽序

東坡集卷之二 二十四
上卽位之己丑年冬十二月朝廷虞咸鏡一路北接
山戎俗悍事嚴非文武蓋臣莫可使伸威暢化以綏
靖荒散僉舉戶曹判書鄭公爲觀察使兼都巡察使
授管與鐵全付闕以外旣陞爵通謂余先祖議政公
受知 宣廟己卯歲由承宣擢拜北道兵馬節度使
至癸未以都巡察使職之逆胡尼湯介之亂仍觀察
本道其爲節度也有朝紳送行詩數十篇經壬辰以
來兵火非一幸不失在篋笥不肖規實生於議政公
按節之歲今六十七年以老而忝按本道職號兼官
悉依其舊崇孝文駟光熾已極懼越分陞緒惟夙夜

兢兢焉諸大夫又下鄙余爲別語以修行邑者粗有
若干篇將合成一卷示予若孫以彰 累聖寵命
且爲私門榮敢藉手君子請以序其事者余敬謝不
敏因曰夫人自祖子孫而下顯者幾何不顯者幾何
始顯而中衰淪沒無聞者又幾何官內自三事六官
至群司小吏外自觀察州牧至今長郵丞高者百數
卑者千數其爲祖孰不欲垂休傳業以世其後爲孫
者孰不欲趾義紹烈以復厥先然而祖與孫相繼爲
庶正下士者或數焉况大夫以上官稍隆而祿稍豐
者哉况觀察使權位俱盛壤地千餘里生殺予奪皆

夫於指顧 君上之所倚屬萬民之所瞻仰其可人
得而為世官哉議政公用宏材長德樹勳於方隅仁
民之澤覃及後裔焉生魁駁以為國家之用俾關北
遺黎再賦緇衣之好天於鄭氏之胙抑可謂巧於施
報矣惟觀察公恪恭朝夕嗣事不怠弛 聖上北顧
之憂政成歸朝亟秉鴻樞一如議政公之相我 先
王以保有六名無使召康公祖孫專美於姬家則前
後送行之什嘗與甘棠江漢之篇又列於聲詩余將
傾耳而竚太史之採也

三體集序

平世重文學士之以詩書作卑之業父子兄弟繼起
傳世有聲豈不難哉眉山三蘇氏炳烺與繼耀爭鮮
卓乎尚矣以我國右文之盛奮乎家塾相繼鏢儒科
者或歎焉况於踵武聯序嗣響於詞壇由父而子難
兄與弟箕裘趾燉錦標齊徽詎宜私門之光耀已哉
青蓮韓公舉 中廟朝甲辰科是生二子伯陶谷公
舉 宣廟朝庚辰科李荅巷公舉癸未科咸用執業
攻詩文著稱一時亦彬彬翰墨之家矣青蓮公 賜
暇讀書亟蒙內府之錫當 明廟中年而 宣廟嘗
謂言者曰韓某兄弟文才可惜其前後獎諭之數輝

賦士林蘇長公奇才之歎獨及一人視此為寥寥矣
 三公平日所著述至駁閱世多故放佚殆盡識者惜
 之今者陶谷公之徹知樞公明勗以大耄之齡收錄
 巾衍中稿本合為一編名曰三體集要不俟一言叙
 之蓋吾巷公於先子為同年進士不佞雅習于陶谷
 公而知樞公與不佞同年及第詎不敢以辭窮嘗觀
 青蓮公詩固菁華玄著至其草疏分別趙靜庵事如
 末白見冤狀有味乎言之也若陶谷公之持律矜深
 吾巷公之清古自厲鉅濶狹異裁燥濕殊操而以雅
 以南俱各稱一家之言遐方異味不害為釘釘之吟

品必欲論定其所至則有二聖褒揚之言昭在耳
 目奚容窺啓喋喋關說哉

鄭玄谷詩集序

玄谷鄭公德餘沒踰歲國被兵所著詩文無慮千餘
 篇蕩佚於鋒焰其孤善興摭拾散亡經十數年得詩
 四百餘首櫟者若干首將以入梓屬序於余觀其意
 若有不豫者蓋為其少也嗟乎凡物之貴珍以其羨
 不以多寡海外殊邦珠玉之玩大不過盈握而天下
 之人奔走而求之以得一寓目為幸至於被服食物
 無不皆然况於詩文之精者乎韓子稱樊宗師著述

至多古未嘗有也而其後乃湮滅不傳孟襄陽絕調
逸響以獨得爲宗只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一聯
當與天壤俱敝果安在多寡哉玄谷鄭公少積學爲
文自結髮操毫遣辭便已精緻謹嚴不作流宕語弱
齡登第蜚聲翰苑睥睨上下一往無前遂掇柄於群
壬屏居揚江上游自放於耕釣時則疎菴任茂叔澤
堂李汝固俱以詞壇逸彥見忤於時議投閒斂迹卜
築於一舍之內落落如晨星之並曜每遇良辰令節
拏舟策衛相聚倡訓一時文酒之勝足以藝映千古
則三上之日起矣 聖人旣作龍攄豹變湖堂之選

還推縉金章而殿邦畿公之以六學致用旣好是而
遺文之在世者必待於後無疑則公之終始榮名不
可謂不遇者矣公長余一歲通家幼相善方年少氣
邁兩不相讓到今觀之其爲文慕韓久庵及亭樂民
樓警拔帖受絕去塵腐態色假令作者白首佔畢身
能易以至是哉於是益歎公執業夙就有不可及矣
公有文且有言能斤斤述事不怠圖垂不朽以無負
執手之托傳所謂旣交而其言立處其在此乎

益損堂序

有益於己人謂之得以為喜有損於己人謂之失以
為悲世乃奔走經營於益損之域擾擾焉求益而得
損茲非大惑歟聖人者作易貴上益下謂之益損下
益上謂之損益非以損己以益人者始損而終益損
人以益己者宜益而反損天之道虧盈人情益寡必然
之理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而歸整操政術者身可以
具愆自封不深惟繫矩之義以明益損之理哉然而
物欲昏昏爭效焚焚貪官污吏日陷於刑辟而民日
益以困可不哀歟言錫權君濟治谷山郡二年用政
最擢拜瑞興府府孔道也綿穀慈惠洞山兩嶺之會

賈誼曰益日之信也

以賑施窮餓

則婦之相率者其無有徒耳石者心撫摩且喜春
暇食為飭粥親教其飯而天為之宜乃略慈遷取贏
不春年得穀以居者一千四百有餘立屋以儲之
春而糶為損上耶糶富於下戶欲而糶為益上耶民
視為寄藏損之而非損益之而非益物我交益公私
無損田疇關於野老稚伏於廬澤加于下息歸于上
損益之道既盡其施矣入以止美為貴二極以節
旅以時偃息則郊野日月之勝無足以益神慮而損
思想遂名之曰益損堂仍推父老之意作數以系之

賈誼曰益日之信也

日
損之又損太守之德不損以益我民之福公藏我
佐我春耦欲即湖池官為我守我民公令人
登有橋受祿德後而直者太公可

聽雨堂序

人之治居室者必為堂以寓其形故為池堂則以寄
其賞必種蓮池中以娛其觀蓋目取其花鼻取其香
而又以其葉為碧筒以取其味又益其口目與口鼻
皆為役於夏而獨耳無所借寄身地年尹生以益苑

坊先人區區因舊池而增築之堂植以蓮至

夏間綠荷覆池大者如蓋小者如盤縱橫不見水尹
生甚樂是構堂三楹其上日夜處其中扁之曰聽雨
夫尹生之捨目與口鼻而專以耳取適者意何居蓮
之有花也香也與碧筒之味也唯取其適於目與口
鼻而止耳方五六月之交天熱以旱大地乾枯五種
不入土農夫廢鋤而望空主人宿醒未消唇吻燥渴
思飲南畝之憂又惕焉嬰懷忽聞雨聲颯然自南而
至始則蕭蕭騷騷萬葉俱鳴雲風既調落勢浹密迤
而與簷溜併響遠而與更漏交滴宮徵之和和或清
而或濁珠璣之相錯或大而或細犁然而吾夢覺冷

然而吾醉醒雲和之瑟耶可以暢吾神南風之琴耶
可以阜吾財使吾今日而不聽是明日而不聽是至
于十日而不聽是焉則雖有花與香將不得以悅吾
目與鼻况乎為碧筒以悅吾口哉於是洗盞更酌不
知手舞而足蹈他鄉故人不足以喻其歡也虛空是
音不足以喻其喜也東州老人聽其說而樂之作而
為聽雨之歌歌曰

今日不雨明日不雨池之渴矣夫焉有荷藕夏日無
荷秋日無禾餅之罄矣我焉得婆娑三籟調刀無以
愛吾性八音繁會無以易吾聽取中夜之至樂名吾

堂以志喜願霽霽達于四境庶以滿農夫之且

許氏五子司馬序

國家既立學校風厲學士之路至廣也內自京城四
學外達州縣鄉校士之以儒業隸籍者約五六萬以
上三年一大比京外解額八百有餘悉聚禮部覆試
取生貢進士各一百名外之大學上舍臚傳陸見
宜牌賜醞一與大科等國有慶則間設別舉視大比
之規其興學需材作成之道盡矣說者以王制司馬
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遂謂生貢進士為司馬為
士而得選為司馬亦榮矣夫以五六萬之多而預乎

八百人之額較八百人之稅而進乎二百名之列其
選爲益精而其才爲益難矣是故一同之邑百室之
聚叅解額者不過二二而已中覆試者歷數榜得一
人焉則幸矣吾里中許君室有文夫子八人其五子
啓嚳承嚳俱力學不勸長第取司馬如拾芥而許
君年始望七膺私門之慶而拜 君命之及撫芝蘭
之秀而感 河雋之會肆筵速賓大宴樂以張之秋訖
冬初實惟其扃雲幕高舉屏幃四羅琴羽畢陳鼓遂
喟轟優倡幾伎合樂獻笑其五子者左右扶携齊舞
而迭蹈裔人士女鴈肩而企抃咸曰休哉余惟念陽

川許氏自文敬公倡道學名世草堂公服禮成宗岳
麓公益闡厥聲以逮于許君許君早襲述訓篤躬不
墜嘗一擢賢科而爲不悅者巧詆遂闕其成命時則
白沙相掌制舉亟言其纖毫無累至以身爲質白沙
公長德鉅人言于人宜無不信而竟不能得以所中
者深也識者至今以爲恨夫以許君之賢負屈稱四
十餘年莫能白儒冠終老殆天未可必也今五子者
科目成名荐發令聞以芬華門戶兼及隣里天定之
勝人亦可以必矣王晉公曰吾雖不得兒子二即必做
得喪伸屈之理蓋然也夫以錢與人不以時收息則

其後取也必博種穀于田今年不稔則來歲之收必倍許氏之錢與田將博取而倍收也隆昌顯奕之報奚但五子司馬而止哉請挈左契以待其驗

東陽尉申公文集序

不佞與東陽尉樂全申公文交且卓蓋中文貞公於先大士文簡公少長相慕用至驩兩家子又生歲相隣故遇合自暑亂時已然既文貞公暨先大夫用文章闢堂與迭主夏盟兩家子俱治筆研嗣脩其家業然不佞從博士家爲經生童習而白粉卒不能踰階級而越之屋屢取科名而止唯東陽公幼通籍禁掖襲

綺紈爲豪舉而於秣苑閩域一超便詣雖非有錄之積累之素而無所不如古人一取韓柳歐蘇氏及盛明諸家之軌度絕尺以爲已有尤長於長短議論之文揚厲僞偉叙致賡舉法無不備理無不賅豐而不文典而不拘放言而不流近言而不俚腸肥而腦滿氣盛而貌澤江河之源一瀉千里而其色蒼然清廟之樂九變以成而其音繹如徒觀其節制之師鞞鞞執戟張三軍以武臨之彼其背鄴之卒誠不足以一當旗鼓周旋於鞭弭之文敵甲洞兵顧何能爲役其於韻語雖嘗自以爲未至而冲融曠遠不假凋鏤剽

東州集卷之三 三十三
襲性情所發悉自元氣中流出又非抹月批風組織
以爲工擇摛以爲生活者所可追尋其蹊徑訂謨定
命高掩於楊柳依依曷可少哉自魏晉以來天家以
尚主爲高選風流器業代有其人而獨其文華之譽
寂寥無聞豈非以湯沐脂膏之奉富厚自養未暇以
斯文不朽措意故歟以今觀昔可謂千古獨盛矣今
公集將行其諸子委不佞就加刊定且序其卷首則
猶臨滄海闕巨浪懷然自喪其所守逡巡却走不啻
三舍之遠固不可強而至焉公文工於六書八法備
極王趙之趣亦可見公材全而能博矣昔蘇長公嘗

與駙馬王晉卿文謂其詩畫之妙不足以盡晉卿之
美不佞於東陽公亦云

東萊鄭氏族譜序

自世教衰而宗法壞九族不親民不與於行則親未
盡而視若路人者有矣殊不知自一人觀之舉皆其
子孫其殷勤顧育之義烏可不惕然深念哉蓋六史
公序列古昔仁人君子澤厚而族大者立爲世家然
至三季之衰多不能舉其世以曹氏而或祖盧僉或
祖振鐸朱氏而或祖顓頊或祖丹朱此何從爲別哉
逮其益衰尤舛紊不明崔盧鄭全之世尚患混淆無

他譜失之弊也其上世既有仁人君子積德蓄厚以垂熹于後人其後世又必有承休襲慶惟世德之不易不替益脩猶農夫之既耕而又耘起而爲大族傳而爲世家青報收功於所不知何人此又譜牒之不可以不作也惟鄭氏始發于東萊在勝國初已名爲大家到今七百餘年名公魁人相望於史籍盛德烈聞遺羸不匱殆其仁人積德以垂熹後世承休而益脩而太史公序列爲世家唯鄭氏可以當之鄭氏舊無族譜 宣廟中相國林塘公創爲五代以下世譜旋毀之 兵後七十年鄭公良弼爲尹慶州過辭今相

國鄭公慶州公卽忠貞公曾孫而今相國於林塘公亦曾孫乃以譜牒事委慶州公經紀諸房之小散者支宗之別異者無不旁搜而普咨衷集之纂錄之釐爲上下二卷世宗派瞭然視掌仍鈇梓以廣其傳不踰月工告斷手夫以數十代之久千百人之衆咸本於一人而推原始初溯流而知源一體所分厥戚有骨肉戚和之懿無間親疎使後之繼今者踵是爲續譜世愈遠而愈不忘身則慶州公敦本脩睦之意可謂勤矣抑不佞有所聞矣鄭氏上世有諱文道老休家居每聞邑宰開衙吹角輒下庭伏謁蓋其恭如

東州集卷之三
是及其喪行葬到華池山有雲消虎踞之異就以葬焉不佞屢道於萊郡土人猶指其山及屋基以爲種德之報云譜旣成慶州公遣其胤進士華齊要不佞序其卷首蓋不佞之先爲許之自出而許又鄭氏之外裔則其以一言相斯役亦非僭越也

私淑書堂序

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者也君子之生後聖人未得親炙其盛德亦斯人之不幸也然其人必慕聖人爲焉至私淑又以希聖以及乎踐形之域則親炙之與私淑初未必有間矣三千之徒莫

不親炙聖人獨顏曾二子得其傳焉而孟子生乎百年之後接其傳而爲亞聖則私淑之功亦可謂至矣我國家重文教內設太學與四學外設郡縣莫不有鄉校以祀孔子而隸其籍者皆得拜聖人之徒然而窮鄉下邑或未免推魯朴鄙未方能磨淬作興有聞于時汨然以終身則或穀之術無自而施焉其或由布衣奮起取公卿化當今開後世下乃用游藝成業度越輩流者多出於家塾黨序不可一二數此其故何也在其人私淑之如何耳余旣悲後生之安於暴棄而重嘉象傑之自勵於私淑以鳴士林之盛也天

安之頓儀縣僻在湖石工狹而壤沃土狹故村薄壤
沃故足生偷惰盜竄沈埋以沒世夫人同得是理同
有是心此豈才之異哉今其邑子數輩相與發積振
厲求所以居業進脩合謀齊笑規管不毛之田建立
精舍以爲藏脩游息之所旣成即苟完夫邑宰成君
能賞其志助其不及割隣近招提一區令僧徒屬爲
經紀免二戶丁役供其薪水凡居處費用之具粗足
而僅備於是邑民之類秀與傍縣翹楚咸樂是舉辭
趨競尅僥焉以會文履屨爲務月徂日邁漸至乎光
明偉著白鹿武夷之盛將復見於偏壤諸生之志可

謂勤矣而異日成就大小殆未可量也人無古今道
無高下有爲者亦若是諸生勉乎哉聖人旣不可得
見而私淑之妙昭不可誣諸生勉乎哉洪生觀從余
遊久博學豐材實始倡爲斯役來請堂名以私淑應
之因爲之說以貽之

大隱庵序

大隱庵在明禮坊水一洞枕橋臨溪前對南山正直
國祀中麓始國家定鼎漢陽有金公孟獻上洛公方
慶五代惕若齋九容之子以直提學在從中徽松都
屋材結構于茲傳僉正自讓郡守禮生節度使胤宗

進士震紀至吾外王父都事公大涉家再傳爲吾有
內屋經先君中繕名之曰大隱庵容堂則吾所創置
今歸外孫申弼華夫人營立室廬孰不欲傳之子孫
久遠然而下自公卿庶人所以固其基扁墻辟辛勤
以成就者不易世而改壞者有矣遇不肖子孫鬻之
爲酒食賞者有矣不幸數遭喪亂焚劫又罕有以得
全見嗣守先業若斯之難也此屋雖甚矮陋淺隘不
足備吉凶之所而傳三姓二百六十餘年不燬于兵
燹不屬于他人中外相承祿有舊物吁亦幸矣乃略
叙其顛末以遺弼華俾知吾所自出與屋之相傳有

源有委庶幾深惟末念以無辜張若之頌辭也舊在
尹校理繼善重修序文篇末有曰若余者學海跋覽
文苑棲巖空谷流年已窮魑鼠之五技上林落照未
借鷓鴣之一枝先君覽之憮然曰恐是人不久於壽
命果以翌年年二十八終今其文散佚不存故偶及
之云

吏胥脩契序

世降俗衰先王睦婣任恤之制亡矣教之無以服其
心刑之無以化其情久矣非信本於情愛根於心不
待教與刑而子諄親好有不能自己焉則民曷由尚

德而歸厚也今之吏胥卽漢之令史唐之流外所治者刀筆局於資地苟安於下流顧安知三代尊養之政哉有書位吏十五人通庚午以下三甲子生歲相隣者聚以爲契平居則酒食徵會以展其殷勤喪故則財幣救助以盡其匱匱以至疾病憂喜莫不相恤如手足仁足以相歡義足以相死使人人同有是心同有是情是則是做相愛相信不相背以怨則民焉得不厚俗焉得不美彼俱爲官僚俱服王事而未嘗與同堂語或握手吐然諾出肺肝相示而面交背憎則刺於谷風之詩者又士大夫之羞也

太醫鄭君誥稿序

予曰有知之者有好之者有樂之者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自聖賢精義妙道外博亦道奕亦道所得淺深無道不然况其詩道之尤工而難喻者哉太醫鄭君栢壽少治歧黃家言所習素問難經而已所慕盧扁越人和緩倉公而已於它術當絕忌旁通以遷業而奪專也獨君孰詩甚酷由漢東西下逮唐宋諸家靡所不闕靡所不蒐披枕藉至老不勌可謂知之矣涉其流以求其源朝吟而夜諷咀英撥華必欲自出機杼不肯藉古人爲生活可謂好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之矣然而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有遺音矣詩而至
於神仁無方六機動而萬象隨無假乎丹青組織之
工而不知手舞足蹈然後乃可以言樂矣使鄭君勿
忘勿長獨運徐引優游焉寂寞焉如春蚕之吐絲如
寒蟬之蛻殼逍遙乎昭曠之原則方可謂知之精好
之莠而樂之極其至也觀編內言嶺南樓有律官詩
懸板數古今之不同深致慨焉夫三百篇多閨怨詠
講役夫里婦之辭豈皆邦君卿士之作哉而列國君
臣交相聘遇從容賦誦於尊俎獻酬之際不廢於天
子之庭置取其比興所寓發自性情之正耳是在鄭

君鄭君勉子哉

西疇遺稿序

吾夫子嘗有言禮失而求諸野且傷之也自世祿教
弛苟趨於簡便禮之失宜矣然其時去古未遠先定
之風猶在於野人爲可尚也厥後世益末三代之英
逸矣禮之在野已不可言况其餘力之所學者乎夫
文者道之細也今之文又豈所謂黼黻經緯之文也
陶冶比興適性情而止耳和調節奏諧聲律而止耳
卑者固不足論高者亦止如此然作者代興導流而
揚波經累數千年文道不至遂亡由漢而唐而宋而

明與世並盛衰郁郁乎各一代之微哉不幸近世三
精沉晦儒服道盡學士束經而不講後生屏素而自
放貴位少博通之彥間巷多佚游之徒美以是脩辭
立言措意也哉此子大夫在上者之羞也嗟乎禮之
失求諸野文之亡則將安所求乎余觀鄭生禮男所
爲西疇遺稿始駭然異之既乃尋其情境切其聲響
一概之詞塲築度雖時有出入去聲譽之膾炙羅前
不可謂不知其味琴瑟在御不可謂不知其音夫鄭
生處下流所業者方譯也所喻者宜無它術乃能知
天壤間自公不朽事收拾舉世之所棄以居其業以

求其一執之工苟說詩者無以公鄭生其亦廢禮失
而求諸野乎士有不談王道樵夫耻之東國之文殆
庶幾乎讀其書至航海朝京時沿路所述有味哉右
味哉過督亢而恨燕圖之入秦經淮水而歎淮陰之
摧齊桓公之良虎矣尊周攘夷民受其賜世安有斯
人哉終將爲左社之歸乎撫卷投涕尤有感於斯文

讀史隨筆序

作史難讀史尤難作史者必采國史野乘家傳逸紀
燕及詭俗謾聞掌故口實爰雜不益近者數十年遠
乃一二百年務欲纖悉不遺則正詭是非舛偽相蒙

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得其實者固已十無五六矣時移世異綿歷朝代至
於千百年之久然後始得一良史如涑水公者出惠
其簡編繁夥不得不刪煩擷要裁約以成書則其所
去就稽之乎太史氏班氏范氏以下諸子之記又不
得百之一焉尚安能涇渭鉅細一合乎當時之斷案
而無所遺恨耶此作史之爲難也讀史者其生又孰
耳目無所相接師說無所相承百家傳記彼此刺繆
猶訟者之無證博者之去馬將安所若信誠定情者
滅裂而不存多愛者兼收而不舉才弱者買櫝而遺
珠識庸者至并而述事道路碎命以至乎白紵此讀

史者之爲尤難也余不佞無用於世願以受命於天
飢而食飽而嬉安居而費日爲深耻口取載諸遺文
上下浸灌其君臣倫序之可法可戒權謀功利之或
正或譎政教之係關乎治亂風俗之殊別乎夷夏與
夫事跡之疇類者言之表著者收羅摭拾咸取其
菁華而間附以臆說致慨乎斯世亦尚論夷考之道
也惟其家貧無書又年在桑榆憂患之所鑠疾病之
所耗精散而識昏神疲而記短乃欲以百五十日之
間網羅前古紀傳故實強其所不足而爲其所尤難
斲以成一家言多見其不自量也後之覽者庶幾憐

其志而恕其愚焉壬辰九月東州山人李敏求書

送李濟州序

惟我國北界山戎南隣島夷憂在北北重憂在南南
重北重則吉州爲門戶南重則濟州爲障蔽蓋吉州
縮轂六鎮之口扼虜咽喉而時禁其爲非故擇帥難
其人濟州絕居海上千有餘里舟行失風蹕不知所
往包圍之貢不登於太官驪黃上駟不入於內厩其
民困於貪殘積冤無聊至爲人所不可爲蠻酋海寇
往來舶交辟魄而流涎焉故擇帥難其入是以朝家
每爲一邑選長吏必舉廷臣之才且賢者曰非此人

莫可當此任卽人隨地以重矣然一邑地荒而路幽
魑魅之所廬處罪人以遠惡者必於是而濟州爲最
甚必其人犯大不韙至大何不可與同中國然後逆
流於是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不忍也卽地隨人以
惡矣權其重擇人而任之觀其惡擇罪而處之是何
故也今者李君子正踐華賁歷玉堂出爲吉州旣秩
滿還朝未幾又出爲濟州用之南北唯重之所在而
日埤獨賢有不可計焉人情懷安而憚勞此有大不
堪者而君能任真推分無幾微見于色辭離墳壠棄
妻孥朝受命夕就道視永山火海如涉夷庚知其無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其忠盛也豈非明大詛達大體
立命君子者哉嗟乎南陽巨壑風振海蕩耽津以外
楸子以往日月冥晦雲濤際天閉門京口感年衰而
傷遠別者此又何心也

晚翠吳公文集序

嗚呼年運而往漸冉人代俛仰朝暮尚論其世而已
當 穆陵在宥風厲學士之路甚廣翹楚之彥咸豹
變而龍躍咀嚙芬華得成其伯畢之業葢揮鴻猷執
牛耳蒞溫騷壇者並世而起時則晚翠吳公諱億齡
字大年出諸生奮用儒雅擅名博學脩藝能始掉鞅

於塲屋旣通籍嚴禁以文行致庸王君鑾坡無施而
不可 賜暇視草受知於 明主踐歷華貫進位八
座兼弘文館提學廩廩班三事矣屬時昏瞶九流渾
濁尸讒柄者以公爲的遂深中以微文屏跡江湖者
五年爲戊午歲竟至凋隕壽屋六十有七士林爲之
短氣未幾 聖上龍興反正群枉畢伸而才叔已瞑
目重泉不及覩清明之世矣末俗質實人物眈然先
輩風流一往不復此鄭僑所以流慟於樑摧也公爲
文典雅瞻舉以六經爲本其左右敷納之辭臺閣辨
偶之體無羨言無刺語率不越乎義理之正詩詞亦

精緻練要無浮華流蕩之氣足爲近世名家獨恨其嗣世零替又患荐更鋒焰所收錄至數使後人無所尋遂可勝歎哉公三子俱才俱盛玉堂不幸俱無祿早世其季校理公塢號麟洲有至行操履萬嘗喜讀莊馬書無子取族姪挺緯爲後今爲觀察湖西接拾公詩文放佚僅成一帙以不佞嘗受知於晚翠公而於校理公生歲相亞交至驩也謂不佞去就蘆校付之剞劂而麟洲遺什若干篇附于下方不佞羸瘠精做無能爲役重違觀察公孝思之至勉而爲之序

金水亭詩序

白鷺洲在洞陰縣南十里而遠其水北流抱縣治而下轉長林一牛鳴地稍西迤水益大翠屏開張爲浮雲巒巒有韓石峯書壺中日月醉裡乾坤八人字水滙而爲潭有亭翼然其上爲金水亭堪輿家以其上地形如牛頭又名牛頭亭其傍曰東臺明沙鋪石可坐百人以上碧樹成帷夏日銷暑登亭以望山巒川陸四面朝拱之勢使人應接不暇野秀而林芳木茂而陰濃風霜厲而清瘦水雪刻而明潔四時之景莫不具備雖善毀者無以措其喙自亭西十餘武有大石峙於水涯上臨而爲窪尊受酒可七斗其傍鑄楊

蓬萊詩曰絳綺琴伯牙心一鼓復一吟鍾子是知音
泠泠虛籟起遙岑江月娟娟江水深其石下嵌空群
魚所聚泂溪北下又三里許爲蒼玉屏故相朴思庵
拜鶴窩在焉蓋蓬萊好處山澤遊足跡遍嶺東西而
常流連於是亭思卷錦城人拾風詠俛仰之勝不論
而倦倦於斯竟死而葬焉必有取爾也夫名區勝地
在吳越逾絕之鄉人莫不命掉蠟屐願一生遊焉今
去神京三舍之外有此絕境天作地藏以餉輦轂遊
客豈不異哉吾舅氏金沙公少而專壑且以先壠不
遠終始爲歌哭之所自今年十一己亥始省外王上

于此及長而文酒逍遙無歲而不遊三癸吾舅氏亡
而余亦老則亭之上再無余跡矣蓋蓬萊思菴邈爾
光華文彩風流鬚髯影響而已雖以余敗末後生希
蹤於曩轍而風燭相催忽焉委及人代之感居然可
見唯其亭宇景物今古一致舅氏有孫曰正字無嗣
守先業脩治封殖無廢舊觀乃請余爲文而繫以詩
曰

天豁郊平眺望宜金沙亭子澗之涯窪尊別字蒼文
古雲壁鳴舷石勢危丘壑風流如宿昔山河人代有
遷移臺前逝水無情極不爲光陰駐少時甲辰仲秋

東州山人李敏求書

鞭羊子彥機禪師詩文集序

佛以頓悟懸解入道則無所待於言也以二乘普濟設教則非言無以廣喻也然則佛其言乎不言乎夫以恒河喻性蓮花指心四十二章三千大藏聲聞之因解成果童壽之日翻千偈皆佛之以開示大衆覺悟群迷則佛何嘗已於言也夫以釋迦之神通爲之師得阿難之覺慧爲弟子亦不得已於言則况於後世之末流乎况於非釋迦之教非阿難者乎又烏可已已於言也自佛法入中國流而被東土且數千年豪傑之士微言寓教代各有人勝國時有太古和尚

東坡集卷二 四十七
者入霞霧山從石屋得臨濟真宗八傳而至西山大
師大暢玄風遺文具在又傳而得鞭羊子是爲西山
嫡嗣鞭羊子俗姓張氏法號彥機在母有異夢旣生
有異性幼祝髮於玄賓長老長證印于西山大師遍
詣諸宿以定其疑深探大乘以綜其學道旣成開堂
宴坐未嘗出山德業日身馨聞日播登門叩戶者屢
蒲戶庭天資簡遠終夕靜嘿機鋒外斂神明內映秀
發之氣微露眉際溼塵塵塵座與人無差別出語清便
時以約言折理渴者飲河虛往實歸又推其所棄作
爲詩若文拔去株蘂洗新機杼有非操觚縛律求名

於一秋者所可驟得而較其長短亦可見得之天者
全也古人謂惠遠德度爲長道林才致爲勝兼斯二
者唯鞭羊子乎嘗住錫于楓嶽之天德寺九龍山之
大乘庵妙香山之天授庵竟以甲申五月示寂于西
嶽內院筭壽屋六十四計臘爲五十三門徒數百人
謹依其法脩治後事靡有遺憾旣收神珠五顆建石
鍾于普賢南麓又具最蹟勒石于東西兩嶽旣事其
大弟說清負遺書若干卷南走千餘里牙迷湖上問
叙于東州居士居士與鞭羊子有大因緣結空門契
至深厚也曰吾而存乎而師而亡乎孰謂而師之過

影遺跡使吾漼然悲而涕乎且而所眉之書乃鞭羊
子之言也非釋迦氏之言也然而釋迦氏而不能已
其言也者鞭羊子而烏能已其言也者鞭羊子之言
行俾釋迦氏之言行而徒之傳鞭羊子之言也亦猶
傳釋迦氏之言也其必傳無疑也嗟乎居士在西土
與鞭羊子論臈月晦日事葛藤頗煩今鞭羊子已知
之矣顧不及知者依舊晨鷄暮鍾實有人代之感开
以一言紀之

奇巖堂法堅禪師詩文集序

自江左以來桑門之用詩道自名者代不乏人是何
彬彬也彼其法以寂滅爲宗絕智云務專內守解外
膠者欲樂好無所撓於中身肯以評雲批戶拘拘於
聲律爲事哉然其人也受於天者全應乎用者周精
進超悟之暇推餘力游戲斯文時或露其機焉土苴
耶鑪播耶其亦有所感觸而不能自己者耶嗟乎世
教之衰久矣聖人不作異端興行雖有長材弘峻闕
傑之民耽溺於勝大之說不能自拔於衆趨而乃其
性情之正實有不可掩者如使其人沐浴先王之道
與聞乎三百篇之教其所立豈無卓然殊尤者哉余
於是竊悲其人之不幸也不唯悲其人之不幸抑且

悼斯世之不幸也今者山人慶雲携其亡師法堅禪師所爲詩文若干篇請余證定其詩冲雅圓好少蔬筍氣味設得答問率不越乎義理文又淳厖長厚旁該子史家言益見其所涉者博也雖其體裁出入不專名家假托其翹秀置諸已公貫休之列詎至多讓焉蓋堅師爲西山嫡統而西山實東方蓂林大覺士嘗語其徒曰是家當爲吾門游夏其宗風家法紹承如此而韻語三昧亦必有所本而然也雖然名者實之棄也詩文之傳不傳在堅師奚損益焉唯雲也感其師不昔提掖之勤不忍於遺墨之泯沒奔走經營

將以壽其傳其亦異於師死而遂背之者矣吁可尚已

浮屠戒安所著詩卷後序

選 宣廟朝旣自上用文學衡士士咸力脩職業以表見當世彬彬一時之盛高者進乎唐宋之選爲國家光華而稱名公鉅擘其沉而在下者亦多峻拔雄鳴與乎作者一林至今尚論其世則五峯李公西壩柳公月沙李公一松沈公玄翁申公簡易崔公東岳李公俱後先執牛耳蒞盟詞壇若南窓金公石洲權公五山車公或以地或以命未能極其所至而第五

之名不減驃騎則有之當時能者捨此十公外更有數公而大較則然矣至於書畫藝能之士皆藉其業又非後世所及故譚翰墨則韓景洪墨梅則魚夢龍翎毛則竹林守公亦以游藝顯名同時浮屠人戒安遍詣十公丐得五言律詩集以爲卷卷首有景洪書四字竹林竹雀魚氏墨梅抑何盛歟也夫一代操觚以當家者有相比也各並時而生毀譽殊好去就紛然必白黑定乎內而後取舍得其當若戒安者蓋亦有異焉十公之名不借於戒安之知而戒安之知十公由此卷而始彰安之意其在斯乎十公不知戒

安而戒安知十公戒安不知我而我乃知戒安取慕於異術之髡托寄於曠世之人神交心許豈有旣哉戒安死其徒淨閣梨者以卷屬余詩成而淨閣梨又死况四十年間十公之墳荒矣風流文彩照映篇什晴窓展閣不覺人代之爲遠仍書一語以紀卷左後之覽此者必將有感於斯文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二

Blank page with horizontal ruling lines.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二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blue rectangular border.

